# 笑報

廣告刊例

封面分三十九格每期每格洋五元內中縫分格每期每格洋六元新聞中縫價面議半格起碼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

青島路七號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期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二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 贈送青春

## 青春是名小說家的結晶

青春是一般時髦青年的好朋友
青春是一冊出類拔萃的小說刊
青春不獨是海內外名小說家的大集會
青春也可說是海內外小說家的展覽會
洋裝一厚冊
欲索者附郵一角寄交本館當班寄奉

# 金鼠牌香煙

華成烟草公司出品





# 三大彙刊出世

## 戀愛問題

布面燙金每本一元一角 裝八角

## 女朋友們

布面燙金每本一元二角 半裝八角

## 靈與肉

每冊實價大洋六

## 專刊彙編

高風先生編輯

第一第二兩集 (業)(已)(出)(版)

□詳情請閱下期本廣告地位

虹口塘山路養正西里第七六九號 蓮花出版館出版

▲王正廷博士介紹

亨利洋服公司

禮服出租

禮帽衣服等一概完備
總號南京路沙遜市場
第一支號大洋路[illegible]
西華德路七號
第二支號中國青年會內
第三支號西僑青年會內

……談話……

# 上海房子

(高風)

這是的確的、上海房租的昂貴，眞是無與倫比的了，所以我常常聽得商店裏的老板們說，我們辛辛苦苦的做生意，是代房東作牛馬、這一句話是說得何等的深刻，何等的悽慘。

上海灘上的拆造房子，可說是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可以見到，起初我很爲詫異，爲什麼上海的房東，是這樣的富有，這樣的爽直，很好的房子，就去重新翻造，後來一探聽，原來他們一翻造，可以增加房租好幾倍，唉！拆造房子，就是提高租價。

因此上海的房屋，好像千層餅，就是一間小小的半屋也要搭起二層三層，走進走出都要低着頭，好像吃過什麼長老的牌頭，天氣熱了，臭東西又要作怪了，窮措大忙了一天，幸而在夜間睡眠調濟他的精神，現在臭東西作梗，自然不能安睡，只得另想別法，聯絡窮同志，露天睡覺，好像開什麼肉體展覽會，唉，霍亂釀成，房金昂貴也是一個大原因。

# 十!!!!觀可歌可泣後!!!!十

(白鷗地)

余震亞爾喬生之名久矣，日前星期多暇，往觀可歌可泣，歸後有感，爲述如左，未敢言評也。

可歌可泣，又名蕩婦愚夫，然則夫固愚矣，癡情於彼婦，終借爲懸之夢，孰知婦放蕩性成，夫婦結褵三載，竟忍心離去，所生之兒，亦隨母去，夫徬徨終日，莫知所之，及後愛子病危，其母方電告其夫，及往，一曲「小寶貝」，而愛子從此逝矣，詎然而歸，中心悲痛萬分，歌其曲於觀衆前，其聲悽惻異常，觀者爲之動容，歌罷，昏倒台上，劇遂終，

亞爾喬生之歌喉，可稱獨步其表演喜樂，憂悶，迷惘，以及悲哀，無不令觀者動容，餘角雖皆稱職，然此片之成功，亞爾喬生一人之力也，愛子病危時，亞爾之一種惶急情狀，及其末幕所歌之曲，吾人鮮不爲一掬同情之淚者，

蕩婦於其子臨死之時，伏被痛哭，從此天良發現，求有於其夫，爾喬拂然去之，而惘然歸來，吾知觀衆必爲其愛子惜，而爲其悲也，憶昔父子相別時，悽惻酸楚，則不禁爲之一哭，其感人爲何如耶，

觀必歸來，亞爾喬生之歌聞，猶縈繞吾之耳際，而其偉大之藝術，亦永存吾人心田也，

陳蕙芬

# 張乞兒

(魏蓉)

張乞兒海鹽人也、終於沿門托鉢、無所事事、饑食則鼓腹而歌、一若人世間無有其榮者、一日天雨大雪、我等方安處家中、圍爐取煖、忽乞兒挾竹竿、攜破籃、衣百結之衣、瑟縮而至、立於門前、其狀頗可憐、余曰、蠢哉乞兒、如此天寒、盍不在家取煖、而冒雪求乞耶、何前日則樂、而今日則悲耶、乞兒曰、善、子誤矣、吾輩爲寰人子、欲歸家而無家可歸、安能如汝等之養尊處優、終日倚賴于父母之懷哉、我雖至蠢、尚不依賴他人、與則受之、不與亦不強也、及至日暮腹裏、歌笑而摘破碗、其樂陶陶、至若人世間之紛紛擾擾、則與我無與也、余聞記、不知其語作何解、乃濡筆記之，

山河相隔

# 隨感錄

(姚玉峯)

——今昔之我——

韶華似水、日月如流、不知不覺人們已由孩提變爲少壯矣、即昔之少壯者、今亦轉爲衰頹矣、李白謂浮生若夢、爲歡幾何、誠不我欺也、即如我距今十五年之前、猶爲一飢不能自食、寒不能自衣之乳臭子、終日呱呱在慈母之懷、曾幾何時、而呀呀學語矣、而能自衣自食矣、向之目不識丁、胸無點墨不知書籍爲何物者、今亦略識之無、是能、筆爲粗淺之文字矣、我之樂爲何如哉、苟能長此以往、苦讀十年、則我之學業將來當更進一步、或有不可限量、探本溯源、我能爲今日之我者、要皆父母之提攜、師長之薰陶、有以使之然也、我果如何而能不負父母師長之苦心、還當責之於我之勤謹與否、不然、異日作輟靡常、因循坐誤、非特不能爲國家爭光、將並今日之我而不能爲矣、則我之悲又何如哉、故我言至此、不禁怪老天之多事、莫如無我之爲愈矣、

微笑有語

# 梅影集 (續)

(毛雲翹)

(十三) 青衣紅淚

好像都來安慰她的痛苦。我在這時。弄得手忙腳亂。沒話可說。不起大喊道。平等在那裏。……人道在那裏。……未了。和她說了幾句安慰的話。飛也似的跑回家了。

雲翹曰。她的痛話。句句心坎裏出。語自悲哀中來。一言一淚。一語一血。何等痛苦。何等慘悽。不知世間像這樣殘忍刻薄的主人讀了。能夠發點天良。存點人道嗎。唉！

(十四) 戀愛之淚

這是「秋之神」臨頭的時候吧。……一顆極明亮的月姊。坐在潔碧如洗的天空裏。放出皎潔的光芒。映射一切。幽徵而和諧的春風。徐徐蕩漾。眞所謂「緒風微著」「新月澄秋」了。點綴秋令景物的。「蟋蟀」。「絡緯」。「聒聒兒」。「金鈴子」。或奏着幽默神秘的歌曲。或弄着銅琶鐵板的聲調。那一個不是繁絃急管。纔蕖欲飛呢。階前的紅蕉。東籬的晚菊。院中丹桂飄香。淵畔紅蓼舒臨。天上人間。充滿了美的秋芸。離人秋光沉寥。天地蕭瑟呢。唉。在張晴雲此時的心中看起來。恐怕增加倍憂愁的東西呢。恰好此時的月光。分外撩發。映射在一片淺綠色的草地上。到處。都灑滿了和水銀似的寒光。張晴雲受了月姊的誘惑。好像失了自主力。和做夢似的在園裏月光之下。反背着手。抬着頭。望着終古無默的月亮出神。忽然一陣涼風。吹到他身上。(未完)



……笑罵……

# 四維

(千雲翹)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夫我國之現象。日陷於可泣可悲之境。勢固不可挽救。蓋人民不知四維乎。實因私利所蔽。私欲所蔽。蓋今之貪官汚吏。思想發達。而違法殃民。甚爲外人所非笑。於禮義廉恥。亦在所不顧也、雖然貪官汚吏。各私利欲而人民程度亦復如是。噫。夫欲何言。然則欲挽救人心維持風俗。以培養四維爲主要。有愛國之責者。其亟圖之。

# 天目山遊記 (續)

(綠英)

子興最後，故得此奇癒。過等慈寺相傳爲梁武帝遣人迎候昭明太子之所。過梅家橋，即達昭明禪院，是爲東天目之寺。禪源寺到此十五里昭明禪院爲昭明太子初發禪處，亦名古文選樓。劍光言：文選樓實在揚州此，前人遊記謂：此間有昭明遺像，予未見。大殿五間，左客堂五間。住持四趕曾任昭明寺方丈二屆，禪源寺方丈一屆，乃得退老於此。在此年餘。出院，便上一嶺，俗稱老虎尾巴，路係直上，萬松夾道，不半里即無一樹，致驕陽炙人。過將軍峯，山高路陡，時見崩壁。至且止亭，俗稱五里亭，昭明禪院至此方五里也。在此四望，大有一覽衆山小之概，俯視龍昇菴里村，房屋林木，渺小如孩提之玩具矣。更上數百步，見剡山有瀑，遠觀爲二疊，聲聞如雷，近視則下疊被遮、上半尚有五六丈，闊約三四尺，搖曳如龍之下注。就過客問其名，但搖首。一僧言：是爲玉淵泉，在黑驄菴下二里。行未幾，則瀑布泉突現眼前，自岸下窺、懸飛十餘丈，凡三疊，來自白龍池，下注深潤，雖不及匡廬之三疊泉馬尾水，已極洋洋大觀。垂虹橋跨溜澗上，立此仰望，水珠濺衣，須臾，涼如新秋。由有階上睇玉坡，得觀瀑亭，方形，竹簷，倚欄小坐，左顧右盼，翻然出塵。更上爲梗風亭。又上爲迴峯環翠亭，松華和尚手題「天目山高者水長」七字。昭明禪院至此爲十里。全係山路，行殊遲延。登鐘樓峯，峯巔建一樓，內懸巨鐘，高丈許，每二分鐘打一下，聲聞半山。對面爲白虎山，後爲赤龍山，又稱獅子山、左爲龍王壇。下爲樓，開地數畝，昭明寺在焉。入門，爲彌勒菴殿五門，對面爲樓，右爲齋堂、左爲客房。大雄寶殿五間，右爲禪房，左爲報本堂。後爲千佛閣，閣中供毗盧佛：三面壁上爲尺許小佛，各四排，梁棟樑柱之上亦有之。皆銅質，現金色相傳爲宋元間物，寺災而閣獨巋然猶存其。右爲維房屋甚多。方丈朗鏡方壯年；退隱老僧松華有風雅名，但未晤。予等宿一葉軒，亦係新舍。臨安知事徐鄭鄉．晚餐後，月色皎潔。南生倡議夜遊，皆欣然。乃令僧啓山門，登鐘樓峯，一輪當頭，明星點點，若聚手可捫者。萬籟俱寂，四無烟雲。但聞兩鳥唱和林間，一席連笑語，風送鈴聲以亂之，恍乎仙乎，罕有之樂事也。十一時就枕，夜將半，狂風怒號，似扶魚風，雨、雷聲隆隆如輕摘之鼓。日間閱袁宏道唐子霞天目山記，均謂：山中聞雷如嬰兒啼，自度不能質驗，誰料竟得遇之，但實不類。以予困於塵俗之身，偶來山中，得於日月之外，若干小時間，飽觀煙雲風雨雷電之變，視天塵夢，如墮幻境，自然界如是，人世間莫不如是，眞令人動出塵想矣。

九日六時半起，雨止而風狂未稍殺，既不能登高，又不能下山。乃上鐘樓，遠望山腰，雲霧迷茫，自下而上，自遠而近，須臾，已繞吾四周。而浩蕩之態，若洪濤，若飛雪，馳驟雨大間，忽濃忽淡，忽蒼忽白，忽又甚黑，目不一瞬變化萬千。樓有額曰「雲海奇觀」，此所觀雲勝地也。去秋在秦侍觀日出，今在此觀雲，可稱雙絕。自寺轉西半里許，至洗眼池。池小，水出潤竅，涼而不潔，石復屑螢有級，相傳即昭明洗眼處，旁有迴光庵。更上二里，至分經台，即、明分金剛經處。有葛洪煉丹池，水深不盈咫，而大旱不涸。由台後更上七里，爲大仙峯，則東天目絕頂矣。十二時雨止，即下山，未幾，雨復至，過護龍嶺時最大，閉坐輿中，殊爲掃興，幸下山非原路，不十里即入平地。六時半至臨安。入縣署，澄秋君留晚餐；並出示近攝天目影片，此行某攝影頗多，有爲未攝者，索數幀歸，以使編冊印行。但惜未攜測高器，以經驗度之，高度當在四千尺以上。通志所謂三千九百丈，不足信也。

十日六時半，乘輿行，二時到餘杭，屏小艇二，艇祇可坐三四人，行甚遠，五時半到拱宸橋，仍乘力車入武林門，投湖濱旅館，戚友相見，必以天目如何問，謹答曰，「西天目以天目秀，東天目雄，西天目以樹與澗泉勝，東天目則瀑布可觀」茲誌遊程大概如次，以爲後遊之者導焉。

# 錢江傳 (續)

(芳草)

略取河內州縣，乘勝入曾直抵燕臺，大反攻。杭嘉金衢，叫發一軍以沖其東，應我沿海角師，相機定浙，伺間窺閩，先輕舉。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于萬全。內固江南之根本，外安新造之人民。修我政理，實我規模，明內而奔踏，南面稱尊，可傳檄而定。此千古一時也。自漢迄明，天下之變故多矣！分合代興，元定局。昔亂于胡，宋亡于元。類皆持彼強共，勝主中原；然種類雖異，好惡則同，亦不興下年，尚遵舊部，從不有毀滅禮樂之舉，剛其父母之毛血，俄制其匪，官人類高，中土河字，久譜蒼毒，若斯之酷者也。帝王自有真，天意果何屬，大任豈興，能不謁諸。更有師者：旗旗所指，與民無適。提劍號召，豪漢即從。使天下咸知今日之舉，並非無名之師？亦使天下成知中國之仍爲華，不許終於夷。王者發軫，章明較著；陳堂旗正，不容疑詐。軍行令肅，所之如歸。縱彼有滿州蒙古單心竭力之臣，吉林索倫精騎善射之旅，尚不望風投順，我自姓其許之乎？方今天下以利爲治，上下交征，風俗之壞，亦已極矣：人心之憤，亦已久矣：納賂捐名，醜然民上，搢紳之塗，亦已汗矣；而英雄豪傑之士，抱負名節，伏處於山林草野之間者亦已困矣；旁魄醜勃之氣，積久必宣，有負人起，孰不欲去其舊染之汚，拭目而觀，新此顒之鼎新！布德調度，其大略。欲成其業，顧勿恒爾？夫草茅倔起，締造艱難，必先有包括宇宙之心，而后有兜轉乾坤之力。知民之爲貴，得民則興；知賢之爲貴，得賢則治。如漢高祖之寬洪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未完)